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四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志第二十七

食貨一 戸口 通檢推排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

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唯善養生者如不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飢飽得其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貨食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滅遼祖稅規模遠矣熙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畧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為先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蜎興邊費亦廣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

汙池數器往往而然攷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弊

弊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

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

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

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

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明安穆昆戶又有所謂

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陛間諮及其增減則州縣

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

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為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為通檢又為推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明安穆昆其輸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容言事者謂其厲民即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用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足

吏歷年者郡縣稍過歲祿又遞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葢有甚者初用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預縻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禁銅甚至銅不給用漸興窯冶凡產銅地脉遣吏境內訪察無遺且及外界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鬻之旣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歛税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

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鐵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絶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求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于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

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其易交鈔為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用銀并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訖無寧歲而金祚訖矣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鹿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

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之甚者金之為政也常有邺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閙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預賣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搉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私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

無金帛以備賞動以王爵固結其心迨重爵不蔵則以國姓賜之名寔混淆倫法數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絶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陽之蓄謀以力取致樞府武騎盡於南伐額爾克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尺寸無補三軍僨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極竟無以禦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為之掩卷而興嘅也傳曰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

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使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舊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祖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内所謂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獘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寛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捄其弊秪益甚

焉耳其他鹽筴酒麴常平和糴茶稅征商榷場等法大槩多宋舊人之所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恒視錢鈔何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或驟行隨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之制云

戸口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黄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七為丁六十為老無夫為寡妻妾諸篤癈疾不為丁戸主推其長充内有物力者為課役戸無者為不課役戸令民以五家為保泰和六年上以舊定保伍法有

司滅裂不行其令結保有匿姦細盜賊者連坐宰臣謂
舊以五家為保恐人易為結搆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
五家為鄰五鄰為保以相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
正村社則隨戶則衆寡為鄉置里正以按戶口催督賦
役勸課農桑村社三百戶以上則設主首四人二百以
上三人五十戶以上二人以下一人以佐里正禁察非
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明安穆昆部村寨五十
戶以上設寨使一人掌同主首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

里正以其戶十分內取三分富民均出顧錢募強幹有抵保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嘗欲罷坊里傳以主首遠入城應代坊農不便乃以有物力謹愿者二年一代凡戶口數計帳三年一籍自正月初州縣以主政主首明安穆昆則以寨使諳編戶家責手實具男女幼老年與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二月二十日以寔數報縣二月二十日申州以十日內達上司無遠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呈省

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明安穆昆戶明安穆昆之奴婢

免為良者止隸本部為正戶凡沒入官良人隸官籍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官戶當收國二年時法制未定兵革未息貧民多依權右為苟安多隱蔽為奴婢者太祖下詔曰比以歲凶民饑多附豪族因陷為奴隸及有犯法徵償莫辦折身為奴或私約立限以人對贖過期則以為奴者竝聽以兩人贖一為良元約以一人贖者從便天輔五年以境土既拓而舊部多瘠鹵將移其民于泰州乃遣皇弟昱及族子宗雄按視其地

昱等苴其土以進言可種植遂擿諸明安穆昆中民戶萬餘使宗人博勒和統之屯種於泰州博勒和舊居於按春水至是始遷焉其居寧江州者遣實登札克丹阿爾托歡錫勒塔干等四穆昆挈家屬耕具徙于泰州仍賜博勒和耕牛五十六年既定山西澤潞諸州以上京為內地則移其民實之又命耶律佛德以兵護送諸降人於渾河路以皇弟昂監之命從便以居七年以山西諸部族近西北二邊且遼主未獲恐陰相結誘復命皇

弟昂與貝勒索歡等以兵四千護送處之額東惟西京民安堵如常且命昂鎮守上京路既而上聞昂已過上京而降人復苦其侵擾多叛亡者遂命貝勒綽爾台往戒諭之比至而諸部已叛去又以明安詳袞瑠珠所領歸附之民還東京命有司常撫慰且貸一歲之糧其親屬被虜者皆令聚居及七年取燕京路二月盡徙六州氏族富強工技之民於内地太宗天會元年以舊徙潤隰等四州之民於瀋州之境以新遷之戶艱苦不能自

存詔曰比聞民乏食至鬻子者聽以丁力等者贖之又

詔貝勒愛實拉曰先皇帝以同姓之人昔有自鬻及典

質其身者命官為贖今聞尚有未復者其悉閱贖之又

命以官粟贖上京路新遷寧江州戶口貧而賣身者

六百餘人二年民自鬻為奴者詔以丁力等者交易之

三年禁內外官及宗室毋得私役百姓權勢家不得買

貧民為奴其脅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

人罪皆杖百七年詔兵興以來良人被略為驅者聽其

父母妻子贖之熙宗皇統四年詔陝西蒲解等汝蔡州歲飢百姓流落典顧為驅者官以絹贖為良丁男三匹婦人幼小二匹世宗大定二年詔免二稅戶為民初遼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其稅一半輸官一半輸寺故謂之二稅戶遼亡僧多匿其寔抑為賤有援左證以告者有司各執以聞上素知其事故特免之十七年五月省奏咸平府路千六百餘戶自陳皆長白山錫馨察遜河女直人遼時簽為獵戶移居於此號伊勒敦

部遂附契丹籍本朝義兵之興首詣軍降仍居本部令
乞釐正詔從之二十年以上京路女直人戶規避物力
自賣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貧乏詔定制禁之又謂
宰臣曰明安穆昆人戶凡弟親屬若各隨所分土與漢
人錯居每四五十戶結為保聚農作時令相助濟此亦
勸相之道也二十一年六月從銀山側民於臨潢又命
避役之戶舉家逃於他所者元貫及所寓司縣官同罪
為定制二十三年定制女直奴婢如有得力本主許令

婚聘者須取問房親及村老給據方許聘於良人是年七月奏明安穆昆戶口墾地牛具之數明安二百二穆昆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內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墾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竒牛具二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司戶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墾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牛具三百四德

呼勒唐古二部五糺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萬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萬一千八十一墾田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二十五年命宰臣禁有祿人一子及農民避課役為僧道者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萬至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稅戶為良省臣欲取公牒可憑者為准參知政事伊喇履謂

憑驗真偽難明凡契忭奴婢今後所生者悉為良見有者則不得典買如此則三十年後奴皆為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屢言未當令再議省奏謂不拘括則訟終不絶遂遣大興府治中烏克遜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路及中都路二稅戸凡無憑驗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檢而知之者其稅半輸官半輸主而有憑驗者悉放為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為本根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

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為僧道者是歲奏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餘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為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務本業廣積儲之道以聞六月省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戶一萬三千九百餘口此後為良為驅皆從已斷為定六年二月上謂

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迴避女直契丹語非也自今如分别戸民則女直言本戸漢戸及契丹餘謂之雜戸十二月省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戸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泰和七年六月勅中物力戸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戸代之事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戸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戸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

先逃者以百日內自首免罪如寔銷乏者內從御史臺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戶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極盛也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為虛戾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歛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

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興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已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来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饑而賦役不息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時河壖為疆烽鞞屢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温特赫達言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来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通檢推排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徵之制也金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乃下詔曰粤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竝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為富室而猶幸免是用遣信臣泰寧軍節度使張宏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歎以稱朕意凡規措條

理命尚書省畫一以行又命凡監戸事產除官所撥賜之外餘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宏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一有來申訴者則血肉淋離甚者即殞杖下此何理宏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戸口之多寡富貴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

地土等第稅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排推二十年四月上謂宰臣曰明安穆昆戶富貧差發不均皆自穆昆內科之暗者惟胥吏之言是從輕重不一自斡罕叛後貧富反復今當籍其夾戶推其家貲儻有軍役庶可均出詔集百官議右丞相克寧平章政事安禮樞密副使宗尹言女直人除明安穆昆僕從差使餘無差役今不推奴婢孳畜地土數目

止驗産業科差為便左丞相守道等言止驗財産多寡分為四等置籍以科差庶得均也左丞通右丞道都點檢襄言括其奴婢之数則貧富自見緩急有事差科與一例差科者不同請俟農隙拘括地土牛具之数各以所見上聞上曰一穆昆戸之貧富穆昆豈不知一明安所領八穆昆一例差科設如一穆昆内有奴婢二三百口者有奴婢一二人者科差與同豈得平均正隆興兵時朕之奴婢萬数孳畜数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

平朕於庶事未嘗專行與卿謀之往年散置契丹戶安禮極言恐擾動朕決行之果得安業安禮雖盡忠未審長策其從左丞通等所見拘括推排之十二月上謂宰臣曰明安穆昆多新强舊弱差役不均其令推排當日中都路始至二十二年八月始詔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為上中下三等以同知大興府事完顏烏哩雅先推中都路續遣戶部主事譖達等十四人與外官同分路推排九月詔毋令富者匿隱畜產

貧户或有不敢養馬者昔海陵時拘括馬畜絶無等級富者倖免貧者盡拘入官大為不均今竝覈寔貧富造籍有急即按籍取之庶幾無不均之弊張汝弼梁肅奏天下民户通檢既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似不必屢排推也上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皆不願也肅對曰如臣者能推排中都物力臣以嘗為南使先自添物力錢至六十餘貫視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

姦生數動揺則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比則有之頻歳推排似為難耳二十六年復以李晏等分路推排二十七年奏晏等所定物力之數上曰朕以元推天下物力錢三百五萬餘貫除三百貫外令減以元推天下物力錢三百五萬餘貫除三百貫外令減五萬餘貫令減不及數復續收二萬餘貫即是實三萬貫爾而曰續收何也對曰此謂舊脱漏而令首出者及民地舊無力耕種而今耕種者也上曰通檢舊數止於

視其營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減之彼人責地此人買之皆舊數也至如營運此强則彼弱强者增之弱者減之而已且物力之數盖是定差役之法其大數不在多寡也朕恐寔有營運富家所當出者應分與貧者爾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命為國信使之副者免增物力命又農民如有積粟毋充物力錢慳之郡所納錢貨則許折粟帛九月以曹州河溢遣馬百禄等推排遭墊溺州縣之貧乏者明昌元年四月刑部郎中路伯達等

言民地已納税又通定物力比之浮財所出差役是為重併也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尚書户部言中都等路被水詔委官推排比舊減錢五千六百餘貫三年八月勅尚書省臣曰百姓當豐稔之時不務積貯一遇凶儉輒有阻飢何法可使民重穀而多積也宰臣對曰二十九年已詔農民能積粟免充物力明昌初命民之物力與地土通推者亦減十分之二此固其術也承安元年尚書省奏是年九月當推排以有故不克詔以冬已深比事畢恐妨農作乃權止之二年冬十

月勅令議通檢宰臣奏曰大定二十七年通檢後距今已十年舊户貧弱者衆償遅更定恐致流亡遂定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户異居者許令别籍户絶及困弱者減免新强者詳審增之止當從寛不必敷足元數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令吏部尚書賈執剛吏部侍郎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警巡院亦為諸路法每路差官一員命提刑司官一員副之三年九月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貫四百

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京北京西京路無新強增者餘路計收二十萬二千九十五貫泰和二年閏十二月上以推排時既問人戶浮財物力而又勘當比次期迫事繁難得其寔勅尚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詔令自今凡典賣事產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物力以增減之四年十二月上以職官仕於遠方其家物力有應除而不除者

遂成典賣寔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營運應除免者令本家陳告集坊村人戶推唱驗寔免之造籍後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附於籍五年以西京北京邊地常羅兵荒遣使推排之舊大定二十六年所定三十五萬三千餘貫遂減為二十八萬七千餘貫六月簽南京按察司事李革上言近奉制令人戶推收物力置簿標題至通推時止增新强銷舊弱庶得其實令有司奉行滅裂恐臨時冗併卒難詳審可定期限立罪

以督之遂令自今年十一月一日令人戶告諸推收標附至次年二月一日畢違期不言者坐罪且令諸處稅務具稅訖房地每半月具數申報所屬違者坐以怠慢輕重之罪仍勅物力既隨業通推時令止定浮財八年九月以吏部尚書賈守謙知濟南府事富察鼐嘉努莒州刺史完顏伯嘉南京路轉運使宋元吉等十三員分路同本路按察司一員推排諸路上乃召至香閣親諭之曰朕選卿等隨路推排除推收外其新強銷乏戶雖

集衆推唱然消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户物力元三百貫令蠲免二百五十貫猶有未當者新强勿添盡量存其力如一户可添三百貫而止添二百貫之類卿等各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茍不副所任罪當不輕也

金史卷四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志第二十八

食貨二 田賦 租賦 牛具稅

田制量田以營造尺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凡桑棗民戶以多植為勤少者必植其

地十之三明安穆昆户少者必課種其地十之一除枯補新使之不闕凡官地明安穆昆及貧民請射者寛鄉一丁百畝狹鄉十畝中男半之請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八年始徴之作已業者以第七等減半為税七年始徴之自首冒比鄰地者輸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灘者次年納租太宗天會九年五月始分遣諸路勸農之使者熙宗天眷十四年罷拉林混同間護邏地以予民耕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書赫

舍哩羅索等十一人分行大興府山東真定府拘括係官或荒閑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絶戸地戍兵占佃宫籍監外路官本業外增置土田及大興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益以授所遷之明安穆昆戸且令民請射而官得其租也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上以京畿兩明安民戸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為薪鬻之命大興少尹完顔讓巡察十年四月禁侵耕圍場地十一年謂侍臣曰往歲清暑山西路傍皆禾稼殆無牧地甞下令使民五

里外乃得耕墾今聞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憫其令依舊耕種毋致失業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知之朕必不為自今事有類此卿等即告無隱十三年勑有司每歲遣官勸明安穆昆農事恐有煩擾自今止令各管職官勸督弛慢者舉劾以聞十七年六月邢州男子趙迪簡言隨路不附籍官田及河灘地皆為豪強所占而貧民土瘠稅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租課復量減人戶稅數庶得輕重均平詔付有司將行而止復以近

都明安穆昆所給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歲久往往冒為已業令拘籍之又謂省臣曰官地非民誰種然女直人戸自鄉土三四千里移來盡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給之久必貧乏其遣官察之又謂叅知政事張汝弼曰先嘗遣問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獵因問之則謂自起移至此不能種蒔斫蘆為席或斬芻以自給卿等其議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盜耕者由其罪輕故也乃更條約立限令人自陳過限則人能告

者有賞遣同知中都路轉運使張九思往拘籍之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見民桑多為牧畜齧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十二月謂宰臣曰亡遼時所撥地與本朝元帥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為無主地租地及新開荒為已業者可以拘括其間播種歲久若遽奪之恐民失業因詔括地官張九思戒之復謂宰臣曰朕聞括地事所行極不當如皇后莊太子務之類止以名稱便為官地百姓所執

憑驗一切不問其相鄰冒占官地復有幸免者能使軍戶稍給民不失業乃朕之心也二十年四月以行幸道隘扈從人不便詔戶部沿路頓舍側近官地勿租與民耕種又詔故太保阿里先於山東路撥地百四十頃大定初又於中都路賜田百頃命拘山東之地入官五月諭有司曰白石門至野狐嶺其間淀濼多為民耕植者而官民雜畜往來無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數二十一年正月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明

安穆昆戶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富家盡服紈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更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又曰奚人六明安已徙居咸平臨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農務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穫否左丞守道對曰聞皆自耕歲用亦足上曰彼地肥美異於他處惟附都

民以水害稼者振之三月陳言者言豪強之家多占奪田者上曰前參政納哈嗒椿年占地八百頃又聞山西田亦多為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頃者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將均賜貧民省臣又奏椿年明安薩哈故太師諾延溫都思忠孫長壽等親屬計七十餘家所占地三千餘頃上曰至秋除牛頭地外仍各給十頃餘皆拘入官山後招討司所括者亦當同此也又

謂宰臣曰山東路所括民間已分給女直屯田人戸復有籍官閑地依元數還民仍免租稅六月上謂省臣曰近者大興府平灤薊通順等州經水災之地免今年租稅不罹水災者姑停夏稅俟稔歲徵之時中都大水而濱棣等州及山後大熟命修治懷来以南道路以來糴者又命都城減價以糶又曰近遣使閲視秋稼聞明安穆昆人惟酒是務往往以田租人而預借三二年租課者或種而不耘聽其荒蕪者自今皆令閲實各戸人力

可耨幾頃畝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許租賃如惰農飲酒勸農穆昆及本管明安穆昆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穫數多者則亦以等第遷賞七月上謂宰臣曰前徙宗室戸於河間撥地處之而不迴納舊地豈有兩地皆占之理自今當以一處賜之山東刷民田已分給女直屯田戸復有餘地當以還民而免是歲之租八月尚書省奏山東所刷地數上謂梁肅曰朕嘗以此問卿卿不以言此雖稱民地然皆無明據括為官地有

何不可又曰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已嘗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嘗恣意種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懼徵其租逃者甚衆若徵其租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論之固宜然若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徵赦其罪别以官地給之御史臺奏大名濟州因刷梁山濼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復召宰臣曰雖曾經通檢納税而無明驗者復當刷問有公據者雖付本人仍須體問十月復與張仲愈論冒占田事二十二年以附都明安户

不自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壠無一苗者上曰勸農官何勸諭為也其令治罪宰臣奏曰不自種而輙與人者合科違例上曰太重愚民安知遂從大興少尹王脩所奏以不種者杖六十㴞昆四十受租百姓無罪又命招復梁山濼流民官給以田時人戶有執契據指墳壠為驗者亦拘在官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復遣安肅州刺史張國基驗實給之如已撥係猛安則償以官田上曰工部尚書張九思執强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

漢以來名稱如長城燕子城之類者皆以為官田此田百姓為已業不知幾百年矣所見如此何不通之甚也八月以趙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長吏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懐柔六縣官皆罰贖有差九月遣刑部尚書伊喇慥於山東路明安內摘入穆昆徙民於河北東路綽哈成格勒兩明安舊居之地無牛者官給之河間宗室未徙者令盡徙于平州無力者官津發之土薄者易以良田先嘗令俟豐年則括籍

官地至是歲省臣復以為奏上曰本為新徙四明安貧窮須刷官田與之若張仲愈等所擬條約太刻但以民初無得地之由自撫定後未嘗輸稅妄通為已業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為酬直且先令明安穆昆人戶隨宜分處計其丁壯牛具合得土田實數給之不足則以前所刷地二萬餘頃補之復不足則續當别議者有耍者與布色等爭懿州地六萬頃以皆無據驗遂沒入官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侵占官地轉與它人種佃

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擬再立限令貧民請佃官地緣令已過期計已數足其占而有餘者若容告訐恐滋姦弊況續告漏通地勅旨已革令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官地當盡數拘籍驗丁以給貧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當矣如無主不願承佃方許諸人告請其平陽路宜計丁限田如

一家三丁已業止三十畝則更許存所佃官佃一頃二十畝餘者拘籍給付貧民可也七月諭旨尚書省曰唐鄧潁蔡宿泗等處水陸膏腴之地若驗等級量立歲租寛其徴納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邊地多為豪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貧民有贍亦增羨官租其給丁壯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税八月尚書省奏河東地狹稍凶荒則流亡相繼竊謂河南地廣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給閑田則河東飢民

減少河南且無曠地矣上從所請九月戊寅又奏在制諸人請佃官閑地者免五年租課令乞免八年則或多墾並從之十一月尚書省奏民驗丁佃河南荒閑官地者如願作官地則免稅八年則願為己業則免稅三年不許貿易典賣若豪強及公吏輩有冒佃者限兩月陳首免罪而全給之其稅則視其鄰地定之以三分為率減一分限外許諸人告詰給之制可明昌元年二月諭旨有司曰瀕水民地已種蒔而為水浸者可令以所近

官田對給三月勅當軍人所授田止令自種力不足者方許人承佃亦止隨地所産納租其自欲折租輸納者從民所欲不願承佃者毋强六月尚書省奏近制以明安穆昆戸不務栽植桑果已令每十畝須栽一畝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屬州縣勸諭民戸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竝以事怠慢輕重罪科之詔可八月勅隨處係官閑地百姓已請佃者仍舊未佃者以付屯田明安穆昆三年六月尚書省奏南京陝西路提刑司

言舊牧馬地久不分撥以致軍民起訟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戶有憑驗已業及宅井墳園已改正給付而其中復有官地者亦驗數對易之矣兩路牧地南京路六萬三千五百二十餘頃陝西路三萬五千六百八十餘頃五年諭旨尚書省遼東等路女直漢兒百姓所並令量力為蠶桑二月陳言人乞以長吏勸農立殿最遂定制能勸農田者每年穆昆賞銀絹一兩匹明安倍之縣官於本等陞五年三年不怠者明安穆昆遷一官縣

官陞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數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明安穆昆追一官縣官以陞等法降之爲永格六年二月詔罷括陝西之地又陝西提刑司言本路戶民安水磨油栿所占步數在私地有稅官田則有租若更輸水利錢銀是重併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錢銀以輔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實視占地數除稅租命他路視此爲法承安二年遣戶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邊勸舉軍民耕種又差戶部郎中李敬義往臨潢

等路規畫農事舊令軍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賃與人違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撥地止十里内自種之數每丁四十畝續進丁同此餘者許令便宜租賃及兩和分種違者錢業還主上聞六路括地時其間屯田軍戶多冒名增口以請官地及包取民間而民有空輸賦稅虛抱物力者應詔陳言人多論之五年二月尚書省奏若復遣官分往追照案憑訟言紛紛何時已乎遂令虛抱稅石已輸送入官者命於稅内每歲續兊之

泰和七年募民種佃清河等處地以其租分為諸春水處餌鵝鴨之食八年八月户部尚書高汝礪言舊制人户請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減半定租仍免八年輸納若作已業竝依第七等稅錢減半亦免三年輸納自首冒佃比鄰田定租三分納二其請佃黄河退灘地者次年納租向者小民不為久計比至納租之時多巧避匿或復告退蓋由元限太遠請佃之初無人保識故爾今請佃者可免三年作已業者免一年自首冒佃

并請退灘地竝令當年輸租以鄰首保識為長制宣宗貞祐元年七月以既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宰臣曰當指官田及牧地分界之民已佃者則俟秋獲後仍日給米一升折以分鈔太常丞蔚穆魯世勣曰荒田牧地耕闢費力奪民素懇則民失所況軍戶率無牛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至春復還為固守計上卒從宰臣議將括之侍御史劉元規上書曰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東已為此舉民

之塋墓井竈悉為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絕若復行之則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享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而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紛交病哉上大悟罷之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論北方侵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南來共圖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軍糧之術衆議謂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叅政汝礪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奪之何以自括

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遂有捨田之言及與人能弗悔乎悔則忿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者乃付貧戶無益於軍而民有損惟當倍益官租以給軍食復以係官荒田牧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從之三年十月高汝礪言河北軍戶徙居河南者幾萬口人日給粟一升歲費三百六十萬石半以給直猶支三百萬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租纔一百五十六萬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之遂命

右司諫馮開等五人分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十一月又議以括荒田及牧馬地給軍命尚書右丞高汝礪總之汝礪還奏今頃畝之數較之舊籍甚少復瘠惡不可耕均以可耕者與人無幾又僻遠之處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况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農叢薄交固草根糾結之荒地哉軍不可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

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各妄承風旨追呼究詰以應命不足其數則妄以指民田究之則所在騷然矣今民之賦役三倍平時飛輓輪轉日不暇給而復為此舉何以堪之且軍戶斃遷行有還期何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軍獲利猶不可為況無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詔罷給田但半給糧半給實直馬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籍其數上命省院議所以

給軍者宰臣曰今軍戸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計當口占六畝有奇繼来者不與焉但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遠来哉兼月支口糧不可遽罷臣等竊謂軍戸願佃者即當計口給之其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例令軍民得占蒔之院官曰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戸復乏農器然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鋭待敵之計給之則亦未能遽減其糧若得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

以省官廩耳今奪其有力者即以授其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戶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司縣官能率民戶以助耕而無騷動者量加官賞庶幾有所激勸宰臣復曰若如所言則司縣官貪慕官賞必將抑配以至擾民令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況比年以來農功甫畢則併力轉輸猶恐不及豈有暇耕宅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為便詔再議之乃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給之為永業半給軍戶

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
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子居
家安坐待哺蓋不知屯田為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
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以逸待勞之策也詔從之興
定三年正月尚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摯言按河南軍民
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竒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
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壹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歲
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大小各

得其所臣在東平嘗試行二三年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十月伊里布言軍戶自徙於河南數歲尚未給田廪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貧者甚衆請括諸屯處官田人給三十畝仍不移屯宅所如此則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樞密院以謂俟事緩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災流亡者衆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大半歲所入殆不能足若撥之授為永業俟有獲即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

端也上從之又河南水災逋戶大半田野荒蕪恐賦入少而國用乏遂命唐鄧裕蔡息壽頴亳及歸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種未滲者種稻復業之戶免本租及一切差發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違制論闕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貸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舒穆嚕斡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非善計宜括逋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懇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

九千頃有竒今飢民流離者大半東西南路計亦如之

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斂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可數歲之後畜積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更不能行

租賦金制官地輸租私田輸税租之制不傳大率分田之等為九而差次之夏税畝取三合秋税畝取五升又納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

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紓其期一月屯田戸佃官地者有司移明安穆昆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諭宰臣曰十月民穫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遼東臨潢陜西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凡輸送粟麥三百里外石減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遞減五升粟折秸百稱者百里內減三稱二百里減五稱不及三百里減八稱三百里及輸本色槀草各減十稱計民田園邸舍車乘牧畜種植

之資藏鏹之數徵錢有差謂之物力錢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勢均則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則視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戶濟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預明安穆昆戶監戶官戶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則預其數墓田學田租税物力皆免民愬水旱應免者河南山東河東大名京兆鳳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餘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則通以八月為限遇閏月則展期半月限外愬者

不理非時之災則無限損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損之數六分則全徵桑被災不能蠶則免絲綿絹稅諸路雨雪及禾稼收穫之數月以提步申戶部凡叙使品官之家並免雜役驗物力所當輸者止出雇錢進納補官未至廕子孫及凡有出身者（謂司吏譯人等）出職帶官叙當身者雜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應已帶散官未出職者子孫與其同居兄弟下逮終場舉人係籍學生醫學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門則免差發三年後

免雜役太宗天會元年勑有司輕徭賦勸稼穡十年以遼人士庶之族賦役等差不一詔有司命悉均之熈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詔免民户殘欠租税皇統三年蠲民税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謂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強户不得抑配貧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預借河北東西路中都租税上以國用雖乏民力尤難遂不允三年以歳歉詔免二年租税又詔曰朕比以元帥府從宜行事今聞河南陝西山東北京以東及北邊州郡調

發甚多而省部又與他州一例征取賦役是重擾也可
憑元帥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懼蝗旱水
溢之地蠲其賦稅六年以河北山東水免其租八年十
月彰德節度使高昌福上書言稅租甚重上乃諭翰林
學士張景仁曰今租稅比近代甚輕而反以為重何也
景仁曰今之稅斂殊輕非稅斂則國用何從而出二年
二月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
曰朕聞國無九年之蓄則國非其國朕是以括天下之

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二百萬石又為水旱之所蠲免及振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朕廣蓄積備饑饉也小民以為稅重小臣沽民譽亦多議之葢不慮國家緩急之備也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東陜西去年租稅十三年謂宰臣曰民間科差計所免已過半矣慮小民不能詳知吏緣為姦仍舊徵取其令所在揭榜論之十月勅州縣官不盡力催督稅租以致逋懸者可止其俸使之

徵足然後給之十六年正月詔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稅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通檢後幾二十萬六萬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戶部契勘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大上曰當察其實毋令妄費也十七年三月詔免河北山東陝西河東西京遼東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稅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東山東河南陝西等路前年被災租稅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

東陝西以水旱傷民田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頃詔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東河東陝西等路前歲被災詔免租稅以户部尚書曹望之之言詔減鄜延及河東南路稅五十二萬餘石增河北西路稅八萬八千石又詔諸稅粟非關邊要之地者除當儲數外聽民從便折納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災免租前時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遞運者復以宅處未嘗就役之家徵錢償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

夫錢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行之復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兩不便也不若止許所役免租稅及鋪馬錢為便其預計實數以聞若和雇價值亦須裁定也有司上其數歲約給六萬四千餘貫計折粟八萬六千餘石上復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二十六年軍民地罹水旱之災者二十一萬頃免稅凡四十九萬餘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嘗被河決水災軍民租稅十一月

詔河水泛溢農田被災者與免差税一年懐衛孟鄭四州塞河勞役并免今年差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則量減之尚書省奏兩路田多峻阪磽瘠者往往再歲一易若不以地等級蠲除則有不均遂勅以赦書特免一分外中田復減一分下田減二分舊制夏秋税納麥粟草三色以各處所需之物不一戸部復令以諸所用物折納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戸部謂如此則諸路所須之物要當和市轉擾民矣遂命

太府監應折納之物為祗承宮禁者治黃河薪芻增直二錢折納如黃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產乃令所屬計置而罷它應折納者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稅恐廩粟積久腐敗省臣奏曰臣等議大定十八年戶部尚書曹望之奏河東及鄜延兩路稅頗重遂減五十二萬餘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東瘠地又減之今以歲入度支所餘無幾萬一有水旱之災既蠲免其所入復出粟以振之非有備不可若復欲減將何以待之如慮腐敗

令諸路以時曝晾毋令致壞違者問如律制可十一月尚書省奏河南荒閑官地許人計丁請佃願仍為官者免租八年願為己業者免稅三年詔從之昌明二年二月勑自今民有訴水旱災傷者即委官按視其實申所屬州府移報提刑司同所屬檢畢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水傷闕食之民猶有未輸租者詔蠲之九月以山東河北三路被災其榷閣之租及借貸之粟令俟歲豐日熟徵上如秋山免圍場經過人戶今歲夏秋

租稅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諭旨尚書省曰海壖石城等縣地瘠民困所種惟黍稗而已及賦於官必以易粟輸之或令止課所產或依河東路減歲至還京當定議以聞五年勑免河決被災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詔責躬免所旱州縣今年夏稅九月陳言者謂河間滄州逃戶物力錢至數千貫而其差發有司止取辦於見戶民不能堪矣詔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隨其業而榷止其浮財物力五年正月詔有司自泰和

三年嘗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稅八年五月以宋請和詔天下免河南山東陝西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詔諸路農民請佃荒田者與免租賦三年作已業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請佃黃河退灘地者不在免例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軍國所需一切責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徵調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已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旁求於它境力竭財殫相踵散亡禁之

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徵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罷庶民力寛而逋者可復詔行之十二月詔免逃戸租税四年三月免陝西逃戸租五月山東行省布薩安貞言泗州被災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數萬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應一切之命民皆逋竄又别遣進納閑官以相廹督皆怙勢營私實到官者纔十之一而徒使國家有厚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獘以安百姓詔從之興定元年二月免南

京嵩汝等逋租十六萬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奏亳州大水計當免租三十萬石而三司官不以實報止免十萬而已詔命治三司官虛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詔免租勸種且命參知府事李復亨為宣慰使中丞完顏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寬民輸稅之限十一月上曰聞百姓多逃而逋賦皆抑配見戶人何以堪軍儲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軍須錢太多亡者豈肯復業乎遂命行部官閲實免之已代納者給以恩例或除它

役仍減桑皮故紙錢四之一三年令逃戸復業者但輸本租餘苦役一免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復戸有司失信擅科者以違制論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温特赫思敬上書言今民輸税其法大抵有三上戸輸遠倉中戸次之下戸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於所輸而雨雪有稽違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算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斂於民民計所斂不及道里之

費將忻然從之矣五年十月上諭宰臣曰比欲民種多麥故令所在官貸易麥種今聞實不貸與而虚立案簿反收其數以補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元光元年上聞向者有司以徵租稅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應限令麥將熟矣其諭州縣有犯者以慢軍儲治罪九月權立職官有田不納租罪京南司農卿李蹊言按齊民要術麥晚種則粒而不實故必八月種之今南路計當輸秋稅百四十餘萬石草四百五十餘萬束皆以八月為終

限若輸遠倉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趨時是妨來歲之食也乞寬征斂之限使先盡力于二麥朝廷不從元光二年宰臣奏去歲正月京師見糧纔六十餘萬石今三倍矣計國用頗足而民間租稅徵之不絶恐貧民無所輸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諭止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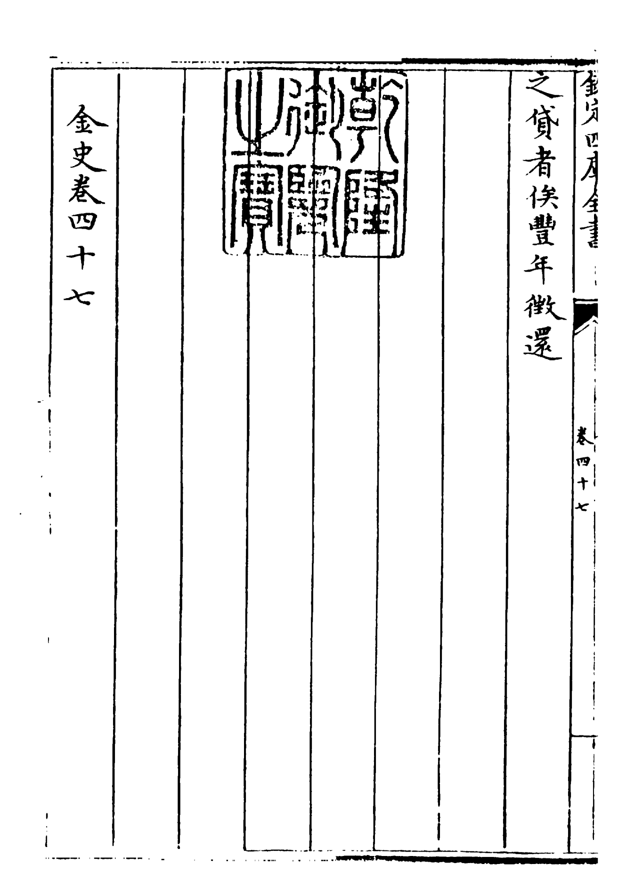
牛頭稅即牛具稅明安穆昆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歲輸粟大約不過一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天

會三年太宗以歲稔官無儲積無以備饑饉詔令一耒賦粟一石每穆昆別為一廪貯之四年詔內地諸路每牛一具賦粟五斗為定制世宗大定元年詔諸明安不經遷移者徵牛具歲粟就令穆昆監其倉虧損則坐之十二年尚書省奏唐古部民舊同明安穆昆定稅其後改明州縣履畆立稅頗以為重遂命從舊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襲穆昆許以親族從行當給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給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則于官豪之家量

撥地六具與之二十一年世宗謂宰臣曰前時一歲所
收可支三年比聞今歲山西豐稔所穫可支三年此間
地一歲所穫不能支半歲而又牛頭稅粟每牛一頭止
令各輸三斗又多逋懸此皆遞互隱匿所致當令盡實
輸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謂左丞完顏襄曰卿
家舊止七具今定為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議此而卿皆
不欲蓋各顧其私爾是後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
月尚書省復奏其事上慮版籍歲久貧富不同明安穆

昆又皆年少不練時事一旦軍興按籍徵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驗實推排閲其户口畜産之數其以上京二十二路來上八月尚書省奏推排定明安穆昆户口田畒牛具之數明安二百二穆昆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萬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萬三百八十頃有竒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

宗室將軍司户一百七十口二萬八千七百九十內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萬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牛具三百四德呼勒唐古二部五糺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內正口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奴婢口一萬八千八十一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牛具五千六十六後二十六年尚書省奏併徵牛頭稅粟上曰積壓五年一旦併徵民何以堪其令民隨年輸納被災者蠲



之貸者俟豐年徵還

金史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史卷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國子監祭酒臣覺羅吉善

內閣中書臣李彤履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謄錄監生臣張彭齡

金史卷四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志第二十九

食貨三 錢幣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法遂制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歷四

十餘歲始議鼓鑄冬十月初禁銅越外界懸罪賞格括民間銅鍮器陜西南京者輸京兆他路悉輸中都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置監一曰利用三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書張中彦言命陜西路參用宋舊鐵錢四年浸不行詔陜西行戶部并兩路通檢官詳究其事皆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實不為準數公私不便遂罷之

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年上諭戶部臣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貿易必艱宜令市金銀及諸物其諸路酤榷之貨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戶部官曰先以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轉令知乃有以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賫之物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後行者也此尚出朕安用若為又隨處時有振濟往往近

地無糧取于它處往反既遠人愈難之何為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備振贍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安用之天下之大朕豈能一一徧知凡此數事汝等何為而使至此且戶部與它部不同當從宜為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戶部官誰不能為

十一年二月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鐘磬鈸鈷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十二年正月以錢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

冶得實者賞上與宰臣議鼓鑄之術宰臣曰有言所在有金銀坑冶皆可採以鑄錢臣竊謂工費過于所得數倍恐不可行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唯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貯雖多俱在民間而新錢日增爾其遣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進曰臣聞天子之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復問琚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乎琚對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三年命非

屯兵之州府以錢市易金帛運致京師使錢幣流通以濟民用十五年十一月上謂宰臣曰或言鑄錢無益所得不償所費朕謂不然天下一家何公私之間公家之費私家得之但新幣日增公私俱便也十六年三月遣使分路訪察銅鑛苗脈十八年代州立監鑄錢命震武軍節度使李天吉知保德軍事高季孫往監之而所鑄斑駁黑澁不可用詔削天吉季孫等官兩階解職仍杖季孫八十更命工部郎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麻珪監

鑄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十九年始鑄至萬六千餘貫二十年詔先以五千進呈而後命與舊錢並用初新錢之未行也以宋大觀錢作當五用之二月上聞上京修内所市民物不即與直又用短錢責宰臣曰如此小事朕豈能悉知卿等何為不察也時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鄂勒巴者上言謂官私所用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制二十年十一月名

代州監曰阜通設監一員正五品以州節度兼領副監一員正六品以州同知兼領丞一員正七品以觀察判官兼領設句當官二員從八品給銀牌命副監及丞更馳驛經理二十二年十月以參知政事鈕祜祿額特埒提控代州阜通監二十三年上以阜通鼓鑄歲久而錢不加多葢以代州長貳廳幕兼領而奪于州務不得專意綜理故也遂設副監監丞為正員而以節度領監事二十六年上曰中外皆言錢難朕嘗計之京師積錢五

百萬貫亦不為多外路雖有終亦無用諸路官錢非屯兵處可盡運至京師太尉丞相克寧曰民間錢固已艱得若盡歸京師民益艱得矣不若起其半至都餘半變折輕齎則中外皆便十一月上諭宰臣曰國家銅禁久矣尚聞民私造腰帶及鏡託為舊物公然市之宜加禁約二十七年二月曲陽縣鑄錢別為一監以利通為名設副監監丞給驛更出經營銅事二十八年上謂宰臣曰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皆在僻

處積貯既不流散公私無益與無等耳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輓運之費縱所費多亦惟散在民爾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門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来有銅鑛之地雖曰官運其顧直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為差配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鑛民以物力科差濟之非所願也其顧直既低又有刻剥之獘而相視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觀謂當

開採因以取賄又隨冶夫匠日辦净銅四兩多不及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用兩監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其利便也宰臣以聞乃罷代州曲陽二監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一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鈔並行以

七年為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耳葢亦以銅少權俐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至是二監既罷有司言交鈔舊同見錢商旅利于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葢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于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遂罷七年釐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法自此始而权歛無術出多入少民寖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

於此馬交鈔之外制為闌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
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偽造交鈔者斬告
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闌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
戶部符承都堂劄付戶部覆點勘令史姓名押字又曰
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于某處
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限年月行用如
字文故暗或鈔紙擦磨許于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若到
庫支錢或倒換新鈔每貫量𭑺工墨錢若干文庫掐攢

司庫副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副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户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初大定間定制民間應許存留銅鍮器物若申賫入官每斤給錢二百文其棄藏應禁器物首納者每斤給錢百文非器物銅貨一百五十文不及斤者計給之在都官局及外路造賫銅器價令運司佐貳檢校鏡每斤三百十四文鍍金御仙花腰帶十七貫六百七十一文五子荔支腰帶十七貫九百七十一文擡

鈒羅文束帶八貫五百六十文魚袋二貫三百九文鈒
鈷鐃磬每斤一貫九百二文鈴杵坐銅者二貫七百六
十九文鍮石者三貫六百四十六文明昌二年十月勅
減賣鏡價防私鑄銷錢也舊嘗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
採銅明昌三年監察御史李炳言頃聞有司奏在官銅
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採不惟多費復
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于境內採煉上是
其言遂不許出界五月勅尚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

限其數毋令多于見錢也四年上諭宰臣曰隨處有無用官物可為計置如鐵錢之類是也或有言鐵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價償之者參知政事胥持國不可上曰令償之尚壞不償將盡壞矣若果無用曷別為計持國曰如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葢以隔閡銅錢不令過界爾如陜西市易亦有用銀布薑麻若舊有鐵錢姑宜收貯以備緩急遂令有司籍鐵錢及諸無用之數貯于庫八月提刑司言所降陜西交鈔多于見錢使

民艱于流轉宰臣以聞遂令本路榷稅及諸名色錢折交鈔官兵俸許錢絹銀鈔各半之若錢銀數少即全給交鈔五年三月宰臣奏民間錢所以艱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在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制令官民之家以品從物力限見錢多不過三萬貫明安穆昆則以牛具為差不得過萬貫凡有所餘盡令易諸物收貯之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為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為賞餘

皆沒入又諭旨有司凡出使高麗國還者所得銅器令盡買之承安二年十月宰臣奏舊立交鈔法凡以舊易新者每貫取工墨錢十五文至大定二十三年不拘貫例每張収八文既無益于官亦妨鈔法宜從舊制便若以鈔買鹽引每貫權作一貫五十文庶得多售上曰工墨錢貫可令収十二文買鹽引者每貫可權作一貫一百文時交鈔所出數多民間成貫例者艱于流轉詔以西北二京遼東路從宜給小鈔且許于官庫换錢與宅

路通行十一月尚書省議謂時所給官兵俸及邊戍軍須皆以銀鈔相兼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承安三年正月省奏隨處榷場若許見錢越境雖非銷毀即與銷毀無異遂立制以錢與外方人使及與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駔儈同罪捕告人之賞官先為代給錢五百貫其逮及與

接引館伴先排通引書表等以次坐罪仍令均償時交鈔稍滯命西京北京臨潢遼東等路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貫以下聽民便時既行限錢法人多不遵上曰已定條約不為不重其令御史臺及提刑司察之九月以民間鈔滯盡以一貫以下交鈔易錢用之遂復減元限之數更定官民存留錢法三分為率親王公主品官許留一分餘皆半之其贏餘之數期五十日内盡易諸物違者以違制論以錢賞告者於兩行部

各置回易務以綿絹物段易銀鈔亦許本務納銀鈔赴

榷場出鹽引納鈔於山東河北河東等路從便易錢各

降補官及德號空勅三百度牒一千從兩行部指定處

限四月進納補換又更造一百例小鈔並許官庫易錢

一貫二貫例並支小鈔三貫例則支銀一兩小鈔一貫

若五貫十貫例則四分支小鈔六分支銀欲得寳貨者

聽有阻滯及輒減價者罪之四年三月又以銀鈔阻滯

乃榷止山東諸路以銀鈔與綿絹鹽引從便易錢之制

令院務諸科名錢除京師河南陜西銀鈔從便餘路並許収銀鈔各半仍于鈔四分之一許納其本路隨路所収交鈔除本路者不復支發餘通行者並循環用之榷貨所鬻鹽引収納寶貨與鈔相半銀每兩止折鈔兩貫省許人依舊詣庫納鈔隨路漕河所収除額外羨餘者亦如之所支官錢亦以銀鈔相兼銀已零截者令交鈔庫不復支若寶貨數少可浸增鑄銀鈔既通則物價自平雖有禁法亦安所施遂除阻滞銀鈔罪制四年以户

部言命在都官錢榷貨務鹽引並聽収寳貨附近鹽司貼錢數亦許帶納民間寳貨有所歸自然通行不至銷毀先是設四庫印小鈔以代鈔本令人便賚小鈔赴庫換錢即與支見錢無與今更不須印造俟其換盡可罷四庫但以大鈔驗錢數支易見錢時私鑄承安寳貨者多雜以銅錫寖不能行京師閉肆五年十二月宰臣奏比以軍儲調發支出交鈔數多遂鑄寳貨與錢兼用以代鈔本蓋權時之制非經久之法遂罷承安寳貨泰和

元年六月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價未平官之所定每錠以十萬為準而市肆纔值八萬葢出多入少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下省議宰臣謂軍興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遂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價之平宜令諸名若鋪馬軍須等錢許納銀半與者聽便先是嘗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歛朝廷慮其

病民遂令諸稅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限路分通納户部見徵累年鋪馬錢亦聽收其半閏十二月上以交鈔事召户部尚書孫鐸侍郎張復亨議于内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既而復亨言竟詘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以至泰和三年其弊彌甚乃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官何耶其集問百官必有能知之者四年七月罷限錢法從

戶部尚書上官琦所請也四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所以足銅之術中丞孟鑄謂銷錢作銅及盜用出境者不止宜罪其官及鄰太府監梁瑾等言鑄錢甚費率費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採銅拘器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為買之凡寺觀不及十人不許畜法器民間鍮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匿者以私法坐限外人告者以知而不糾坐其官寺觀許童行告者賞俟銅多別具以聞八月定

從便易錢法聽人輸納於京師而于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寳背文有螭虎二與鈔參行五年上欲罷交鈔工墨錢復以印費命貫止収六文六年四月陜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為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參用之十一月復許諸路各行小鈔中都路則于中都及保州南京路則于南京歸德河南府山東東路則于益都濟南府山東西路則于東平大名府河北東路則于河間

府冀州河北西路則於真定彰德府河東南路則于平陽河東北路則于太原汾州遼東則于上京咸平西京則于西京撫州北京則于臨潢府官庫易錢令戶部印小鈔五等附各路同見錢用七年正月勅所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惟遼東從便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于市上知之諭旨于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相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

賞錢三百貫五月以戶部尚書高汝礪議立鈔法條約添印大小鈔以鈔庫至急切增副使一員汝礪又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等十人議月餘不決七月上召議于泰和殿且諭汝礪曰今後毋謂鈔多不加重而輒易之重之加于錢可也明日勅民間之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須立契者三分之一用諸物六盤山西遼河東以五分之一用鈔東鄙屯田戶以六分之

一用鈔不須立契者惟遼東錢鈔從便犯者徒二年告者賞有差監臨犯者杖且解職縣官能奉行流通者升餘否者降罰集衆沮法者以違制論工墨錢每張止收二錢商旅賣見錢不得過十貫所司籍辨鈔人以防偽冒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舊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十貫以上不得出京又定制按察司以鈔法流通為稱職而河北按察使錫卜察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

之上曰糾察之官乃先壞法情不可恕杖之七十削官一階鮮職戸部尚書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府州縣鎮宜各籍辦鈔人給以條印聽與人辯驗隨貫量給二錢貫例雖多六錢即止每朝官出使則令體究通滯以聞民間舊有宋會子亦令同見錢用十貫以上不許特行榷鹽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俸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而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遣近侍諭旨尚書省今既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為稱職否則為不

稱職仍于州府司縣官給由内明書所犯之處但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凖用十月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故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内各有辨鈔庫子鈔雖𡚒不偽亦可收納去都遠之城邑既有設置合同換錢客旅經之皆可相易更慮無合同之地難以易者令官庫凡納昏鈔者受而不支于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

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十一月上諭戶部官曰今鈔法雖行卿等亦宜審察少有壅滯即當以聞勿謂已出而憚改汝礪對曰今諸處置庫多在公廨內小民出入頗難雖有商賈易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首其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貫他路脫或有如此者臣等謂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于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鈔為鈔本十萬戶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為差易錢者人不得過二貫以所得工墨

錢充庫典食直仍令州府佐貳及轉運司官一員提控
上是之遂命移庫于市肆之會令民以鈔易錢是月勅
捕獲偽造交鈔者皆以交鈔為賞時復議更鈔法上從
高汝礪言命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例
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内與一緡十貫内與兩
緡惟遼東從便河南陜西山東及它行鈔諸路院務諸
稅及諸科名錢並以三分為率一分納十貫例者二分
五貫例者餘並収見錢八年正月以京師鈔滯定所司

賞罰格時新制按察司及州縣官例以鈔通滯為升降遂命監察御史賞罰同外道按察司大興府警巡院官同外路州縣官是月收毀大鈔行小鈔八月從遼東按察司楊雲翼言以咸平東京兩路商旅所集遂從都南例一貫以上罰用交鈔不得用錢十月孫鐸又言民間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

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名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急行之十二月宰臣奏舊制内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為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収大鈔俟至通行當復計造其中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暗者乞許于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于院務換錢興販者以違制論復遣官分路巡察其限錢過數雖許奴婢以告乃有所屬黙令其主藏匿

不以實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若舊限已滿當復更展十日許再令變易鈔引諸物是制既行之後章宗尋崩衛紹王繼立大安二年潰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衂國殘不遑救弊交鈔之輕幾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例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者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輕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滯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供億無度輕又甚

馬三年四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
在于鈔窒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税增收數倍而所納
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
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
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且令計司以軍須為名量
民力徵斂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
家内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
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間錢多入宋矣宋人以為

喜而宋人不禁也識者惜其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焉五月權西安軍節度使烏陵阿與言關陝軍多供億不足所仰交鈔多取于京師徒成此繁費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懷州舊鑄錢鉅萬今既無用願貫為甲以給戰士時有司輕罪議罰率以錢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贓皆以銀價為率六月勑議交鈔利便七月改交鈔名為貞祐寶券仍立沮阻罪九月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

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自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月再定之而民間價旦暮不一令有司强之而市肆晝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鬻之則京師之物指日盡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謂惟官和買計贓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制可十二月上聞近京

郡縣多糴於京師穀價翔踴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
開封府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
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從開
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陜西諸路
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昂
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則河
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守
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官為定

制務從其便四年正月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寳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斂有術而後可令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耳若隨時裁損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當用實券詔酒稅從大定之舊餘皆不從尋又更定捕獲偽造寳券官賞三月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

寳券滞塞葢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
漸至廢絶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来廢回易務臣
愚謂當復置令職官通市道者掌之給銀鈔粟麥縑帛
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仍自選良監當官營為之若
半年無過及券法流通則聽所指任便差遣詔議行之
四月河東行省胥鼎言交鈔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
充所出不以術収之不無缺誤宜量民力微斂以裨軍
用河中宜撫司亦以寳券多出民不之貴乞驗民貧富

徵之雖為陝右若一體徵收則彼中所有日湊于河東與不欽何異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謂昨以河北寶券商旅賫販繼踵南渡遂致物價翔湧乃權宜限以路分今鄜既以本路用度纔啟欲徵軍須錢宜從所請若陝西可徵與否詔令行省議定而後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官錢散失多在民間命尚書省經畫之八月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浸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

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
新券與舊為子母而兼而用之庶幾工物俱省而用不
乏濮王守純以下皆憚改奏曰自古軍旅之費皆取于
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
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
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
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
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斂于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為

必用之物而知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既而隴州防禦使完顏寓及陝西行省令史惠吉繼言券法之弊寓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流通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斂少支爾然斂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為今日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為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為十聽各路轉運司印

造仍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

議戶部侍郎鄂屯阿古禮部侍郎楊雲翼郎中蘭芝刑

部侍郎馮鶚皆主更造戶部侍郎高夔員外郎張師魯

兵部侍郎圖克坦鄂勒博皆請徵歛惟戶部尚書蕭貢

謂當如舊而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並行太子少

保張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

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民利其弊甚于徵徵之為

法特徵于農民則不可若徵于市肆商賈之家是亦斂

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不然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耳其斂必先于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擴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寬民力然後徵之則行之不難榷貨司楊貞亦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小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獨吏部尚書温特赫思敬上書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

杖次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馳驛往来法不必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受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委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而監察御史陳規完顏蘇哷交諍以為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為者徒害人爾上以衆議紛紛月餘不決厭之乃詔如舊紓其徵斂之期焉未幾竟用恵吉言造貞祐通寶興定元年二月始詔行之凡一貫當千貫增重偽造沮阻罪及捕獲之賞五月以鈔

法屢變隨出而隨壞製紙之桑皮故紙皆取於民至是又甚艱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民輸輓之勞而省工物之費也高汝礪言河南調發繁重所徵租税三倍於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歛桑皮故紙鈔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寶稍滯又增兩倍河南人戸農民三之二今年租税徵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糶當納之租則賣所食

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而有限可緩而易為者交鈔也出於國而可變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為小鈔小鈔弊則改為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為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民既悉力以奉軍而不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加徵若是其剥彼不能給則有亡而已矣民逃田穢兵食不給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非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

責之害輕民去軍飢之害重爾時不能用三年十月省
臣奏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
銀為則每兩為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
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
銀價纔為錢四百有奇則當杖輕重之間懸絶如此遂
命准犯時銀價論罪三月祭知政事孝復亨言近制犯
通寶之贓者並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為錢二貫而法
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亦乞今依上輸銀既足以懲

惡又有補于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悞者止徵通寶見錢贓污故犯者輸銀四年十二月鎮南軍節度使温特赫思敬上書言錢之為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于民而不斂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于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製模範薄惡不

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日出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驗百姓之物力以斂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臣謂宜令民鑄錢當斂鈔者亦聽其輸銀民因以銀鑄錢為數等文曰興定元寶定直以備軍賞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從五年閏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寶券之末初通寶四貫為銀一兩

令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通寶四百貫以二貫為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寶易之縣官能使流通者則進官一階陞職一等其或姑息以致壅滯則亦追降的決為差州府官以所屬司縣定罪當命監察御史及諸路行部官察之定撓法失糾舉法失舉則御史降決行部官降罰集衆妄議難行者徒二年告捕者賞錢三百貫元光元年二月始詔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又以綾

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餘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寳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寳泉幾於不用乃定法銀一兩不得過寳泉三百貫凡物可值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為率一分用銀二分用寳泉及珍貨重寳京師及州郡置平凖務以寳泉銀相易其私易及違法而能告者罪賞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晝閉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銀及銀寳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無從令之實有司

雖知莫能制矣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十月印天興寶會於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月國亡

金史卷四十八